



束的神奇交汇点。在这里，线性的、单向的、令人焦虑的时间之箭，仿佛暂时弯曲，首尾相接，成为一个循环的、充满弹性的“生命体”。在这生命体的每一个节点重启处，都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性。

沿着脚下绵长的道路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在时间中跋涉的旅人。而元旦，便是漫长旅途中，那个被共同设立的路标与驿站。在这里，我们回望来路烟尘，更眺望前路晨曦。“黄土地炊烟袅袅的盼望”，是根植于大地的踏实向往；“夜空下万家灯火的守望”，是人间最温暖的相连。

当亿万声“元旦，你好，我们来了”在心灵的天空汇聚，便形成一股无形的、磅礴的暖流。是的，即使你曾历经昨日的缄默与黯淡，只要愿意推开那扇面向新年的大门，你必将获得一缕全新的、温暖的阳光，获得与“元旦”真实而充满力量的拥抱。这拥抱，是对过去的和解，对未来的承诺，是生命在时间之河中，为自己举行的、永不落幕的加冕。

山海的岁末情书

□陈佩君

岁末的情书，写给远在天边的你
莲花洋的海盛开纯白的浪花
你甜甜的笑容，掬开我心中的水花
彼其之子，美如重瓣的普陀水仙
吻住大海的真爱，连同北方飘来的雪

岁末的情书，写给近在烟火里的你
桃花岛的海终将回归灼灼其华
轮回着千年的潮声潮音
滚动着你我的桃之夭夭，连同飞向南方的雁

岁末的情书，写给爬上时间皱纹里的花朵
浩大的东海，早已酝酿着无数个春暖花开
7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吟唱新春的贺歌
海寿无疆，爱无限，无何天涯海角

新年吉祥

□林红梅

我喜欢坐船去见大世界
岛屿是隐藏的海
越来越稀薄的空气林立着桅杆
血红的领地有流动之声
那些面容可爱的妖怪
偷拿了供养很久的烟火
今晚，灯火和封印一起解封

时间在原地转圈
熟悉的面孔去了又来
我居住的小岛越来越远
它制造的漩涡和天上的
沉默相呼应

熄灭所有的光，倾听尘土的奔跑
海水逐渐变冷
每一条波纹都有衰老的旧事
将自己放进去
先辈们的倒影被放大
那些越来越澎湃的影像
排着完整的队形
一遍又一遍
拍打着海边的岸堤

岁末

□姚崎峰

我在岁末的边缘
收拾一路的心境
为即来的新年指路

远山依旧
草兰在林间蕴含芬芳

擦肩而过的每个人
我心怀感激
向所有的倾囊相助致谢

如果还能相遇
请在新年之后
那时，我们都已辞去旧尘
将过往说得云淡风轻

人生海海 沟沟坎坎
新年是一条连绵的分水岭
保有长久的温暖

善良的人，我们有缘再见

岁始心元

□是枝

矫饰，它是每一个认真活过的心灵，在时间面前的共同体验。于是，元旦的出现，恰如一道分水岭，一个被我们共同赋予意义的仪式。它允许我们将所有“旧”的包袱——无论辉煌或黯淡——庄重地打包，封存于名为“过去”的仓库。它赋予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去想象“美好的明天最值得期待”。

古人称元旦为“三元”——岁之元，月之元，时之元。三个“元”字叠加，将“开始”的意蕴推向了时空的极致。

它是一轮循环的崭新原点，是丈量生命进程的一个醒目刻度。南朝梁人萧子云在《介雅》诗中咏道：“四气新元旦，万寿初今朝。”这“新”与“初”，道尽了其中全部的新鲜感与可能性。在浩瀚的宇宙与无尽的时间面前，个体生命如微尘，如刹那。然而，正是在这“有限”与“无限”的尖锐对峙中，元旦闪耀出它独特的人文光辉。它像一个精巧的透镜，将无限的时间聚焦于“此刻”这个有限的点上；它又如一座无形的桥梁，让“过去”与“未来”得以在此握手言和，让“昨天”与“明天”开始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对话。这并非对流逝的否认，而是对连贯性的确认与庆祝。当我们站在这个被标记的“元点”上回望，来路变得清晰，得失自有公论；向前瞻望，去途虽未明，却已铺就一层名为“希望”的晨光。

然而，元旦的喧嚣与祝福之下，也潜藏着一股归于内心“慎独”的静流。

当午夜钟声敲响，烟花照亮天际，人群欢呼沸腾之后，总有一个时刻，喧嚣如潮水般退去，个人被单独留存在新时间开始的寂静沙滩上。这不是孤寂，而是一种丰盈的清醒。在

时间的轴线上，这个被特意标红的“第一天”，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，让我们得以反观自身的生命轨迹：我从何处来？我行至何处？我将往何方？这并非时间的错位，恰恰是时间的馈赠——它给予我们一个“复返于初”的心理契机。

除尘，是拂去旧岁的积尘与晦气，亦是对内心的一场大扫除；穿新衣新鞋，是以崭新的外在仪表，象征内在精神的重启；吃年糕，谐音“年高”，寄托着对生活、事业步步高的甜美期盼；燃放爆竹，则以响彻云霄的声音与驱散黑暗的光亮，完成对旧岁一切不祥的“告别”仪式，并响亮地宣告“新气象”的到来。这些充满象征意味的行为，是我们在“满怀信心的岁月里”为自己举行的加冕礼。

元旦，便是在这样的跌跌撞撞与整装待发中，与我们“撞个满怀”，并“牵手向前奔跑”。它包容失落后的自信重建，鼓励失落后的继续攀登，赞美洗尽铅华后的豪迈跨越。这“温馨的港口”般的时刻，不仅是集体的情绪释放，更是个体对自我生命进行深切观照与思考的珍贵契机。

元旦，永远与“明天”紧密相连，它们像一对默契的孪生兄弟，一个开启门扉，一个展露道路。“时光已流逝，期待有永恒。”流逝是时间的本质，而期待，则是人类赋予时间的意义。元旦，正是这“意义”的催化剂。它在每个人心田里，悄然埋下一粒名为“期待”的种子。这期待，消解了面对“天地之悠悠”时的个体悲伤，将个人的悲欢离合，接入那“周而复始”的宏大生命循环之中，从而获得一种“俯仰万古”的豁达境界。元旦，是开始与结

日出之上

□徐琦瑶

天深得莫不可测。

我和朋友下了车，开始登山。当第一道黑树林把我们拥入怀中，我抬起头，深深地望了一下天空，天色灰蓝，灰得厚实、沉重，蓝得隐约、轻透。这是2025年第一大清晨6点的海岛的天空。这个天空应该是不寻常的，她即将诞生新年第一缕阳光。

山间空气清新，深吸几口，整个人感到一阵清透，脚步亦是轻快的。山林清寂，不时有鸟鸣响起，似在一下一下地啄着灰暗的天幕。天幕一抖又抖，几欲破出。身子渐渐暖了，热气在体内蓬蓬，敞开羽绒服，感觉自己似乎将要与什么拥抱，有种小小的激动。几步之间，便清楚了隐约的想法，不禁暗自微笑。

在每个日出与日落之间，特别在一年的第一个日出之前，我总是无限渴望新的事物，想象他的与众不同，想象自己怎样与他打个照面，并以此与过去的悲伤、阴郁、困窘等，彻底决裂。“啾——”在一声长长的鸟啼中，我暗暗合起双掌，向天地呈上满怀虔诚。

行至半山腰的亭子，随着一声惊呼，我们逮到了天边微红的一线，恰似红色的发丝在黑暗的海面上漂浮。那里应有一只神奇的巧手，用极细的金针撩拨着天地之间最敏感的神经，然后将徐徐启开天门，送上一幅奇美的壮景。

我们加紧了脚步，继续往山顶去。明知不宜回头细望，以防误了吉时，但又忍不住频频回头，实在是想错过天地间一年之中最初的新美。身后愈来愈红，愈来愈亮。天在一点一点变浅。

山顶。玉佛宝塔下。山风清冽。早有两三

群人立于其间，轻声细语，凭栏候日。天色依然灰蓝，但灰蓝之上还有一层天色浮着，是灰白，发亮的白。最初那抹红，渐渐地由娇羞的玫瑰红，转为张扬的金红，红得越来越有力，好似一个辉煌的舞台，在东方的大海之上，即将拉开帷幕。舞台逐渐变大变深，富有层次，天空已是脆亮，一声清脆的呼唤就在眼前。

我屏住呼吸。此时，唯有山河大地的呼吸，安详而寂静。

来了。一个小红球的上沿慢慢冒上来了。下面一定有只可爱的海狮，把自己隐在这片红海中，轻轻、轻轻地顶出小红球。红球一出海，就变亮了，被一块金色的襁褓托着，新奇地往上跳。

我转过去，静望身后的九层佛塔。这轮红日，也在塔的视野之下。它是红的，是跃动的，是最新的。他是白塔，是屹立不倒的，是恒久不变的。它跳了千万次，他守望了千万次。如今，在我的眼里，这座塔是新的，这道霞光便是他的新衣。

天空已是透亮，云层逐渐淡去，大海向我们敞开了怀里大大小小的岛礁，天地真实而明确。回想刚才的观日过程，似乎就在梦中。日出像一个巨大的谜，那种神秘非常浩瀚有力。日出的存在，又是生命中极大的诱惑。日出之前的幽暗与沉寂，笼罩了多少孤独、彷徨、哀绝，似一川冰河，把所有有情的与无情的，统统锁于其中。天地黑暗之间突然爆出一道红，正如同最初的那道伤口，生命总是在伤痛中重生，崇高而庄严。冰川解封，鱼水欢跃。我们似乎等得太久，又来不及等待，就这样看到了新的阳光之下的自己，有

海晏见朝暾

□李慧慧

安澜阁外面有一个观景台，已经有许多人站在那里等候着日出。此时的天边，已经洇开了一层淡淡的橘色，像打翻了砚台的暖墨，慢慢往蓝黑色的天幕里晕染。海面有点过于安静，泛着细碎的微光，远处的岛屿只剩模糊的轮廓，连停泊的渔船都成了小小的黑点，安静地卧在水波里。

我们站在观景台上，一个没注意，身边人忽然多了起来，有并肩的情侣，有带着孩子的家庭，还有和我们一样与闺蜜一起来的，最特别的是一位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在拍视频，仔细一瞧，原来是熟人，是女儿学校的老师带着毕业班的孩子来拍视频。大家都轻声交谈着，偶尔有人举起手机，定格下天边的渐变色彩。

忽然有人低呼一声，我们齐齐抬头——天边的橘色里，猛地撞出一点金红，像烧红的针尖，瞬间刺破了晨雾。那点光越来越亮，一点点往上拱，先是露出一道弯弯的金边，接着是半轮，最后“腾”的一下，整个太阳挣脱了海面的束缚，跃了出来。

金光瞬间铺满了海面，原本暗沉沉的水波突然活了过来，像是撒了满地的碎金，一浪浪随风涌动。我兴奋地朝着朋友喊“快帮我拍个照”。朋友“咔嚓”一下，我对着太阳的方向比了个大大的“耶”，一个快乐的剪影落在绚烂的晨光里。

身边的人群里响起细碎的欢呼，有人对着海面喊出新年的愿望，有人和身边的人拥

听说，鲁迅先生对于各种节日都是以平静的心情面对的，对于元旦，他这样说：明年的元旦，绝不会和今年的除夕不同，不过给人借此有一个段落，结束一点事情，倒也便利。话虽然是这样说的，但他在元旦的时候，总是会辞旧迎新的。每逢元旦的时候，他会停下繁忙的工作，或者和朋友相聚，或者去逛书市、游古玩市场，或者听听戏、看看电影。

我们普通人的元旦没有鲁迅先生这样繁忙，以前，我在元旦当天就是睡懒觉，近几年，我的元旦有了仪式感，与朋友或家人一起上山看日出。岛上哪里都可以看到日出，但既然要看，总要选择一个最漂亮的景观点，我和女儿在家门口的海塘看过日出，和朋友在鹿栏晴沙看过日出。随着安澜阁的建设完成，那里的观景台成为许多人看日出的地点之一。去年，我和友人第一次在这里看日出。

去年元旦当天凌晨四点多的岱山还有点冷清，我裹紧厚羽绒服，骑着电动车出发，路上只有零星几位环卫工人和早起的商贩，在冷风中忙碌着。

五点半，我和友人在蓬莱公园的山脚下碰了面。我们来不及寒暄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，前面也有赶路者，我们的脚步声零零碎碎的，在寂静的公园里格外清晰。走了一段路，远远地看到安澜阁隐在朦胧的黑暗中，飞檐翘角的轮廓在地灯的映衬下显得模糊又温柔，像一幅晕染开的水墨画。